



# 蔣管區農村實錄

東北書店印行

蔣管區農村實錄

# 目錄

寫在前面.....	編者
家家無米，戶戶流淚！（江南）.....	苴石（一）
軍需火急強徵糧（浙江）.....	李茹（五）
落寞悲涼話江西（江西）.....	鄧奇（八）
嚇，湖南還要徵實嗎？（湖南）.....	南農（一四）
徵糧抽丁雙管齊下（廣東）.....	霖之（一七）
賣兒賣郎，還要徵糧（廣西）.....	羅寔佑（一九）
災疫重，催糧急，河南人民活不了！（河南）.....	陳紋（二三）
荒瘠上面也徵糧（河北）.....	宋商（二七）
荒原綏西徵急糧（綏遠）.....	老變（二九）
可憐四川產糧地，年年逼徵千萬石.....	老貢（三三）
附錄：	
糧官舞弊內幕.....	佚名（三九）
插圖四幅	

## 寫在前面

這裏所輯的十篇通訊，都是從前年蔣管區報紙上剪裁下來的。這裏面所記載的，僅是蔣介石國民黨，開始田賦徵實時農村的慘狀，在繼續不斷的勒逼底下，今天蔣管區裏所發生的慘劇，已經不止這裏所寫的這樣簡單了。

從這些通訊裏，我們可以看出：在四大家族同他的爪牙劫掠底下，蔣管區農村走向大崩潰的悲慘圖景；也可以看出蔣管區的人民，為了要活，不能不揭竿而起，向蔣賊反抗的聲勢，這種反抗的浪潮，目前更日益澎湃。時間已不會太長了，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在解放軍的強大進攻下與人民的怒潮裏，是快要滅頂而亡的。

# 家家無米，戶戶流淚！

## ——記江南強征軍糧

田賦徵實和催繳軍糧像一條鞭子鞭打着江南的農民，要他們吐出僅能維持自己生活的糧食，供給與支持國民黨軍隊從事大規模的內戰。當湯恩伯指揮大軍向蘇北挺進的時候，江蘇省田糧處急電各縣，強迫徵糧，規定八、九兩月份軍糧必須由預徵田賦來解決。並且限定文到三日，要把催徵的情形全部呈報。

在催徵的暴風雨下面，到處發生着慘酷的事情：

滬南華涇鄉在七月十日接到催徵的命令，十一日早上就有縣政府委派督催專員率同武裝保安隊士下鄉來了，強迫向各保按戶徵購，限定在十三日前要照規定購齊。每畝徵購白米一升，付代價法幣二百四十元，同時帶收教育補助金三百四十元。各鄉農民，都惶惶不安，要求免徵，並且說明上海縣屬並非產米之區，同時徵購方法也不完善。但是武裝保安隊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挨戶搜查；他們拿着槍，口裏喃喃的說：「事屬軍需，違抗就要槍斃。」保長金邁才被保安隊兵士沈順賢網綁起來，問他「要命不要命」。鄉西一個老農夫，有自田三畝二分，士兵們要作四畝算，租田十五畝零，要作十六畝，算共計二十畝，徵繳白米二斗，法幣二千元，結果將米桶內的米全部倒去，秤後不足二斗，看見旁邊



有半斤豆餅，就被一併挑了去，老夫妻兩人，眼對空罐，哭得不省人事。

滬南經過強徵以後，實在弄得家家無米，戶戶流淚。

常熟縣政府在『萬事莫如軍糧急』的口號下面，縣政府全部動員，包括秘書、科長、主任在內，在八月十二日乘車分赴各區域提徵三十五年度田賦糙米二萬市石，以充蘇北八九月份軍糧。省政府的密令放在身上，那上面指定『得用任何方法總以達到任務為唯一目的』，嚴規在兩日內要徵實二分之一，否則不准回城。

常熟全縣有九萬人口，貧農佔了大部份，平日借高利貸度日，大都等待穀熟後歸還，他們看見成羣的糧官下鄉了，並且還帶了武裝；老年人搖頭流淚，年青的集合起來，在××鄉，他們實在拿不出半升米，在沒有辦法下面，他們就用性命來保護自己的財產，抵抗着徵糧的武裝。

地主也被拘押了。像豬一樣的被牽着走向牢獄。

吳江縣在八月初旬實行『倒米政策』，各區公所配合武裝大隊深入鄉村，像土匪一樣，把守前後大門，把農民圍在屋子裏，兵八們便不管青紅皂白把農民家裏所有的米，全部倒去。老婆婆向他們哀求：『謝謝爺爺，留給我們吃二三天吧！』兵士用腳一踢：『奶奶的，你知道這是上峯命令，俺也沒法！』就這樣扛着抬着走了。

老百姓們想起日本人徵收的軍米，他們認不清這是不是算是老中央！

泰賢濱海，全縣田畝，薄土性鹹，不能種稻。農民都種棉，有時把棉賣掉買米吃。現在征糧的命令來了，每畝要徵五斗九升，縣裏是按着冊子下鄉收的。農民們痛苦的說，我們種的棉花沒有米啊！但是糧是要付的。沒有辦法，貧農去借高利貸，今年借一擔棉花，明年就要還二擔半。現在賣掉棉花

再買米給政府、棉花賤、米價貴，有一個跑上海的農夫說：『全是政府拍美國人的馬屁，弄得美國棉花進口、中國棉花，啥地方都好價銀？』在這些情形下面，農民們的一點收穫全沒有了。農民憤恨着，對於黃制服的兵只有肚子裏罵，可憐的是農婦們常常遭受丈夫的凌打，有一個農民無端的把他的老婆推到河裏，後來弄得自己也哭了。另一個年老的農夫把他的小車擲到河中，過一會又自己去拾起來。

農村在壓迫下面震盪着。他們現在也想通了爲什麼日子過得這麼苦？一個年青的農夫說：『徵糧是爲了打共產黨，老百姓和共產黨沒有仇恨，爲什麼要逼我們的糧去打？』

# 無錫民謠

徵糧急，

捐稅重，

十隻黃狗九隻雄，

十個差人九個兇，

十個農民九個窮，

十隻箱子九個空。





# 軍需火急強徵糧

## 苛捐勒索再清鄉

李茹

### ——記浙江農村慘狀

浙江有很多地方的農民把「田賦徵實」喊做「軍購米」，因為「田賦徵實」這個名詞太古典了，而農民只直覺地感到是軍隊來了，米就要被徵實了，因此以「軍購米」代替「田賦徵實」這名詞也許倒比較恰當些。

今年浙江又要開始「田賦徵實」了，七月初省田糧處發表了各縣大批的糧官，有許多縣的田糧利擴大組織成爲田糧處了，田糧處長是縣長兼的，有些人說：「我們又將重蹈漢家威儀了！」浙江不是產米之區，田賦徵實經過一減再減，現在二千萬人口的浙江，今年應開徵的糧額是田賦一千二百萬元，合計應徵的米約六百萬石，平均起來，從剛出娘胎的嬰兒，直到龍鍾的耆老，每人應該負擔「田賦」二斗之多，浙江農民能負起這樣的負擔嗎？

浙江全省在勝利以後遭遇過糧荒、災疫、盜患、連綿不絕。浙東雲和、衢縣、松陽、慶元、麗水、青田、永嘉、平陽一帶，鼠疫與虎疫流行，染疫而斃家死亡的，屢有所聞，貧而無力埋葬者也司空見慣。有些農民，賣田賣地，真是弄得家破人亡。同時，糧荒也十分嚴重，一向稱爲富庶的金華，目前糧荒鬧得很嚴重，「寅年吃卯年的糧」，金華目前實有其事，而且很普遍的流行着。方式有二種：一

種是『借生穀』，另一種是『賣空盤』。『借生穀』是際此青黃不接的時候，無糧吃的人家向有餘糧人家告借，待新穀登場的時候歸還。利息有的是一百斤本一百斤利，或一百十斤利；這真是吃人不見血的借貸方式。但利息雖高，可是還不容易借，原因是得有借出的人家太少了。『賣空盤』的名義雖與『借生穀』不同，可是實際上是一樣的，現在向人家借了五千或六千塊錢，待新穀登場還穀一挑，這無異『剝肉補瘡』。

浙江農村是一幅慘目傷心的畫面，政府對這種天災不但置若罔聞，並且還要變本加厲的『徵實』和『徵借』。富陽等縣則又奉令征收三十四年度積穀，海寧等縣則奉令預借糧穀二萬擔，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在寧波等鄉，則向農民勒收『自治穀』每畝九升，農民沒法，很多被迫『落草』當土匪去了。官軍則一面武裝徵糧，一面又要『清鄉』，各縣都要成立清鄉團，於是各縣縣政府忙着籌上千百萬的清鄉經費，大部自然由鄉公所派到農民頭上來。而各鄉中，又單獨要籌措招待費。官兵每到一村，村民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食糧來供奉這些『清鄉老爺』。他們說：『我們拿出錢米來養這些人，而他們却來『清』我們！』

清鄉對於農民正和徵實一樣，是一種痛苦的負擔，兵士長官們靠了清鄉，來括篋括糧。

農民們好端端坐在家裏，像虎疫一樣的不知自己能否避免遭劫的命運。士兵與政府人員隨時可以闖入老百姓的屋子，要吃，要喝，要人。在『清鄉』期中，政府可以莫須有地加給一個罪名，不論是『匪』或『通匪嫌疑』，甚至『私藏軍火嫌疑』，要不然就是據『報告』或『調查』，隨時隨刻可以抓人，可以審問拷打，可以爲所欲爲。自然，結果是用幾十萬或者幾十擔穀來贖回自由。這是軍隊和貪官替自己徵實的另一種妙法。除此之外，又有徵購積穀、清鄉糧、清鄉費、縣公糧、鄉公糧，區鄉

鎮公所的經費，房捐，戶口捐，部隊食米的派米和派款……種種苛捐雜稅，像棍棒一樣，一棒連一棒的向饑餓的農民身上打來，從勝利到現在沒有一天停止過。

『軍糧第一！』爲了打內戰，必須徵糧，誰要反對就是『煽動份子』，讓你腦袋搬家，弄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農民都像綿羊似地，在他們任意宰割之下，走上一條死路。近來時常有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齊集縣城，雙手持香跪在縣政府前，請求緩徵（不是拒繳），但是縣長老爺回答他們的是警察的棍棒和刺刀。

農民的饑餓是一天天地加深，政府的軍糧賦稅是一天天地加重，好戰份子真要把老百姓完全逼死嗎？

# 人死地荒草悽悽

## 落寞悲涼話江西

鄧奇

——演不完的『徵糧』悲劇

這樣『與民更始』

江西在抗戰中，是受難最久，災最烈的地區之一。全省原有人口三千萬，現在只剩下了一千三百萬，有一千七百萬人在戰爭中被犧牲了；全省人民財產遺失達一萬億元，房屋損毀了百分之七十。八十三縣中，有六十四縣的人民陷入了嚴重的饑饉狀態。因人口這樣的減少，受災這樣的奇重，僅贛北高安、德安、奉新等數縣中，即有二百餘萬畝土地荒蕪，耕地縮小了百分之四十五，有四十五萬農民失耕。再加上連年旱災，病疫的摧殘，和國民黨駐軍的騷擾、搜刮，在本年二月份統計，江西就有三百餘萬災民，急待救濟，僅贛北十餘縣，即差二十五萬頭耕牛。

那裏來餘糧？

抗戰結束後，政府裝着與民更始的姿態，宣佈豁免田賦一年，並停止徵實，但是不到幾個月，江西在『最高當局』的大令下，又積極開始徵糧了，數量是二百萬擔，若以全省一千三百萬人口平均分

擔，才出世的黃毛孺子也要出一斗五升，最妙的是並不謂之曰「徵糧」，而美其名曰「採購餘糧」！連年兵災，十室九空；大劫之後，又遇旱災，贛西贛東素負「米倉」之名，去年才僅晚稻只收了三成，日食難度，那裏還有所謂「餘糧」呢？

這一「採購令」，無寧說是向流血流汗，咬緊牙巴熬了八年的全江西災民宣戰。一般老百姓連魂都駭掉了。可是，儘管民怨沸騰輿論不斷指摘，起而請願呼籲者絡繹於途，而政府爲了配合其整個內戰計劃，仍然充耳不聞，三令五申，採取「緊急搶購」方針。

峽江縣人口三萬，配購總額就是十萬擔，每人要逼繳三擔多，德安淪陷垂七年的三等縣，配購總額三萬擔，不一月就逼死了三個保長，一個上吊，兩個跳水。該縣某科員，單是在一、二、三區中，就吊打了六百餘個平民，其中有三個始終「擠」不出糧，結果被打死了。其他各地像這樣不在戰時死於敵手，而在勝利後枉死於國民黨獨裁統治之下的，則不知凡幾。然而這都不足以使統治者殺人的血手有所踟躕，却反而更加緊逼，這樣在五月七日，不能不連借具良心的贛省國民黨田福處長程懋型也投河自盡了。程氏在遺囑上說：「我死之後願化作數百萬擔糧，數千隻船舶及數百億國幣，以稍稍將公濟應。……豈非死愈於生乎？」程氏這番愚誠，是否能爲高高在上者「俯納」，而知所警惕，放棄擴大內戰計劃。停止徵糧以解民生倒懸呢？

### 永不閉幕的「悲劇」

事實却完全相反。所謂「採購」依然按原訂計劃進行，且愈益加緊。在程氏遺囑對寡頭政治作「屍諫」悲劇發生後一週，某公還急電王主席「仰照約定數量，趕速交足勿延」。近兩月來催糧幾已

成爲省府中心工作，除省府有關糧政人員全部出動外，糧食部指派有專員到省督催。據悉由於各方齊頭並進，不擇手段「搶徵」，刻已大致完成原定數量，僅差二十五萬擔尚待續加追逼。上月底糧食部電令省府限月內運十萬大包供應長江沿岸各地駐軍，最近鄱陽湖等連漁船也悉被徵作運糧，但仍不能應急，信江、贛江、饒河一帶災民，均被抽調擔任運輸，因饑餓而斃路上者，日有數起。

荏毒江西人民使之陷於絕境的不僅止如上述所謂「採購餘糧」；此外尚有國民黨複雜龐大的機關部隊的虐害與保甲機構的苛累。以瑞金爲例，該縣除負擔五萬餘擔中央配購的軍糧外，還要盡其所有供應各機關部隊食糧，計每月：高射砲營需三萬三千斤；傷兵醫院需七萬斤；二十七軍官總隊需八萬斤；十一軍官總隊需五萬斤；軍校三分校辦事處及過境部隊預備糧需七萬斤。有些地區如九江等，還需供應俘糧。此外，例如德安除以上各項負累之外，屬於保甲苛派者，就有糧教人員公糧，公益補助糧，鄉辦公費，保甲辦公費等十七種之多，鄉民提幾個雞蛋上市出售，也要抽稅。

### 合法的搶劫

徵購是一種狡猾的掠。每石穀只給價一千四百元，相當市價十分之一（現市價每石一萬五千元，最高時漲至二萬元）。這是上層的狡詐，下層却來得更爲兇惡。首先他們把大筆的款子存銀行延緩時日，博取一筆利息，徵購的時候又明目張膽的使用幾種榨取手法。一種是重扇風車法，把刀口關小來，一石穀只扇得剩下六七斗。一種是大秤進小秤出的手法，一擔穀扇淨之後還得再在大秤上秤去十來斤，裏外一算就得吃虧三四斗，一石穀結果只合算成半石多些。徵購主任把糧收去之後即刻就擄上十分之三的穀皮。這樣一來，可大量出售餘糧了。鄉間一方面在橫行霸道地搶購食糧，另一方面主任老

爺們却在大批出賣「餘糧」。這一大批政治上的虎狼可說是飽食而肥了。另一種是折價法，很多農民是家無餘糧的，在軍警威逼之下，只得借款繳交。人民一萬五千元以上一石的折價，只能換得一千四百元的官價。這不是等於奉送嗎？變相的徵購是比徵實更厲害的。這些款項大半是農民從出青苗或大二分的高利借來的，却一堆堆進入了官僚們的私囊。因為主任老爺是無須拿這筆款子去買糧的，他們有辦法用多購的餘糧來填補。至於分派過額，尅扣短絀，這已是多少年來鄉鎮長的老手法。

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農村催糧也就如火如荼。保警隊全副武裝下鄉搜索了，有錢有勢的大戶是無何可慮的，反正軍警不敢騷擾。災難依然落在中農貧農身上。農民得縮緊褲帶去「招待」他們，否則他們就會「自動」打雞殺鴨，把鄉間弄得雞犬不寧。近一月來鬧得更不成體統了，家家從樓下尋到樓上，翻箱倒櫃，連穀罐盛的幾升米也倒得精光，許多農民被捉進拘留所去了。這不是徵購，是搶劫，是合法公開的搶劫。

###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這樣反覆暴虐的作踐之下，江西人民是完全不能安身了。急待救濟的饑民增到五百餘萬，大部份地區都被搜刮得山窮水盡，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災民，以樹皮，草根充饑。聯總運來的救濟物資，十之八九均中途被耗散，落不到災民手中，在新喻，縣長竟至將救濟物資變賣了修公路以供軍運，一點也不發給災民。因為大批船舶被調作軍運及糧運，由滬運到的救濟麵粉五萬餘包，麥子一千七百噸，停留在九江無法內運。一邊災民奄奄待斃，一邊早應發給災民的物資堆着霉爛，無形無影聽其耗散，天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嗎？

因此，五月十日，在九江有大批饑民不堪苛索，起而搗毀該地警局及稅務局。六月十九日，在臨川，又有上二千餘人的搶食運動。這種反抗運動，是在忍無可忍的局面下發生的，是人民向獨裁的寡頭暴君抗議，這是一種嚴重警告的方式，這說明人民到不得已的一天，是可以起來打翻騎在他們身上的魔王的。但是國民黨當局却不顧一切，從上月底起又在佈置徵實徵借了，總計全江西徵額是八百零五十萬石，每人該分擔五斗多，而且省令已下，規定從七月中旬起徵。江西今年最好的地區，所種稻秧及去年三分之一，人民拿什麼來徵納呢？記者文寫至此，不禁髮毗俱裂！



## 湖南民謠

中國農村多災難，  
水災蝗災和天旱，  
千萬人民遭飢饉，  
草根樹皮都挖絕，  
還有兵災才叫深，  
又出錢糧又拉丁，  
兵到之處如火燒，  
百姓幾個能支撐？



# 嚇，湖南還要徵實嗎？

南農

你們從見過湖南災荒的慘狀吧？

湖南在敵佔期間，農民大都離開家，向深山逃亡，因此田地荒蕪，無人耕種。原有一點積糧全給敵人搜括而去，勝利後又鬧着極大的旱，蟲兩災，據我們的估計，湖南災區佔全面積三分之二以上，而災民當佔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最低當在千萬，再減亦在七百萬人以上，這是所謂非賑不生者，其非此類而確實無以為生者當亦不少於此數。

稍有田地的就賤價出賣土地，賤到有八斗穀買到能收一石穀的土地。買主大都是發了國難財的大官和貪吏們。同時高利貸也駭人聽聞，一石穀放出，秋收後收回要三石或四石，有的一石穀作三萬元，秋收交息穀三石六斗，本洋仍要另交，又有一石麥子還四石至五石穀，……這些高利貸誰都會說不合法，但他能借給你算是天大的恩典，而求借者為救活自己的命亦認為是無上的青眼。有許多既無田地可賣，又無法可借高利貸的，只有採吃樹根，他們最常吃的，據社會處最近的彙計有四十餘種：如冷樹皮、紗把樹葉、蕨根、曹木樹葉、野藤藥、構藤葉、青楠草、黃花草、椰木葉、蒜根、水桐樹花、甜樹草、茅草根、牛頭藥、土茯苓、油蟾樹皮、梧桐樹皮、白蒿、神仙土（又名觀音土）、高筍葉子、夏枯草、地葉花、野芹菜、銀滿草、野蘿蔔菜、苦馬菜、蜘蛛葉、雷公菌、槿粉、麥麵、野胡

葱、蠶豆葉、蕘子尖、野蒜、芋蕨葉、麥刺葉、杜鵑花、蒲公英、青蒿、野菜、水牛花、黃牛花等，凡是豬吃的草，人都會吃了，其中以蕨根蕨葉野茶神仙土爲多，又油蟠樹皮和神仙土等既無營養又不易消化，但災民爲饑餓所迫，此種東西取之甚易，衡、邵、祁、零等縣人民因而服死者亦極多，據說，邵陽有一時期每日竟死四十人，截至六月底全縣餓死服死及因饑自殺者約六百人，衡陽約八百人，祁、零各四五百人，全省估計約近萬人，這種慘痛數字尚在繼續增加！

單拿衡陽來說，市縣共四十八區鄉，一百萬人口，災民佔四分之三，災情最重的鄉，老百姓是一家家的死去，一家家離散流亡，許多農家託熟人以六千元買一石空倉谷（青苗），至收穫期繳清，這六千元現在買不到一斗米，高利貸以五六倍利息借東西給貧農，這不是在絞殺他們嗎？

農家十四歲至二十歲的鄉下姑娘，一羣羣賣給妓院，兩石米賣一個，最低價是五斗米。最近發現有人拐帶女孩子到柳州及貴陽等地販賣，或者在妓院出賣自己肉體。據衡市妓女管理委員會報告，經登記的妓女有八千，未登記的約五千。

街上縱橫躺着許多災民，赤身裸體；有許多是未到這步田地就自殺了的。

在邵陽縣城裏，在同一天，同一條街上，就有兩個人因生活所逼自殺。其中一個叫朱元龍的，死得悲慘，他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商人，原籍湘鄉，來邵陽做紙莊生意已有二十來年，有一個妻子，兩個小孩：大的八歲，小的五歲，在戰前還勉強過活，去年受兵災後，本錢少了，生意不好，生活日高，連自己的生活都維持不下去了。還負了一身的債，在一個晚上，他就吊在舖房裏，並留下了一封沉痛的遺書：

『可憐我的二嬌兒，忍心丟下了你們了，淚淋淋，好不痛心，我今生上對父母不起，下對妻子不

起，這是我自己撞見了鬼，越思越想，無奈何，只得要命了，死後只說急病身亡。所欠外賬叫人死債亡了，死後不要另製衣，莫買木（？），取樓板幾塊作木（？），抬至五里牌去埋，莫抬回湘鄉去，莫叫和尚作迷信超度，莫要飯菜敬我，是自甘而死不能擾亂作怪的，舖業之事可叫相舍兄嫂姪兒另眼相看。對於價值不要太便了。三月十三日卯時死別留言。」

這些是湖南災荒的實情，然而就在這慘酷饑荒下面，政府還要向他們徵實，連徵借在內共計六百萬石，同時又要隨時應付過境軍隊的食糧。

徵糧官又活躍起來了。在死人頭上跳舞。湘省的士紳和廣大的人民在死亡當中發出呼叫：「不能再徵了。」然而省省如是，內戰需要軍糧，能够弄到多少就多少。

徵實像一條毒蛇，對於瘦骨死屍也要啃的。

但是湖南人民不是軟蟲，他們會起來爲保衛自己的性命而戰鬥的，柳縣、水明、桂陽三縣的四萬人民，組織平民團，反抗國民黨徵實！這一團烈火將向全湖南燃燒，向全中國燃燒！

# 徵糧抽丁雙管齊下

## 廣東人民紛紛逃亡

霖之

經過了春間的旱魃，夏初的水患，廣東道一角，現在總算已開始秋收了！

往昔到了這個時期，這裏人口半數以上的農民，臉孔上會自然的掛上一層微笑的。可是，現在在農民的臉孔上面是找不到笑容了，有的僅是「愁眉」和「苦臉」。這原因是：時令到了，存穀也食完了，大家都打算收割，但田裏的禾苗因為經過兩種的災難，都枯萎毫無生氣；有的已出過了「禾穀」（即未到時令先出穀，每條禾僅出數粒）有的還沒有出來，更有的已枯死了。一望無際的瑣石，已無金黃色的波浪。這慘象在梅縣，松丙和附城的各鄉最重，蕉嶺和大埔等縣比較輕一點。

通常的情形，凡是收割時期，米價一定會低跌的，但現在却恰相反。因為一部份有錢的人，眼看着收成無望，以為將來米價必然漲，所以都盡力的買進；糧商國家認為往後有利可圖，也大量的收購；另一方面則因為現在各鄉農事正忙，米源稀少，供求失去了平衡，在這種種原因之下，廣東米價又從平常中漸次的抬起了頭。現在，梅興、碁各縣的上米價格折合每梅石（十八司馬斤）已將漲達十萬元大關了。

使人更可痛恨的是政府的徵糧令來了，廣東規定徵借數目達四百五十萬石。東江豐順徵一千二百

石，並加攤縣公糧一千六百石，每石僅給價三千元。現在縣兵已經紛紛下鄉催索了，有時候連麩種都搜了出來。防城人口只十八萬，要籌足一百五十萬斤白米，平均每人至少負擔八斤。彰南一鄉只沙田八十頃，但徵糧竟達四十四萬斤。國民黨爲支持內戰財政，與軍糧雙管齊下的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欽縣一帶有自衛費，戶口捐，勝利捐等十數種。殺豬一頭要繳豬捐六千元，殺牛一頭要繳牛捐四千元。靈山縣尚有所謂「剿匪基本金一十萬元」，男女老幼一律均攤。在四會則購置團警消防隊服裝，建立監獄以至清潔費，無一不捐。更有落水伶人，勾結政府中人，以「爲中山室鑒款」之類的名義，向各居戶派銷名譽券。

在軍糧與苛雜的威逼之下，即尚有幾畝地的人，也只有被迫出走，留下來的人，則大都餓死。新會本有八十二萬人，現僅剩了六十六萬人。台山從一百多萬剩了六十多萬人。加以國民黨軍到處捉壯丁充內戰砲灰，更使人民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園，而致土地被荒蕪，耕地面積減少，災區愈加擴大。

究竟是在「救濟」災荒呢？還是製造災荒呢？蔣介石爲首的政府，只是造災的政府，而造災的政府，就利用遭造成的災害去騙取世界的救濟物資，藉以作政治武器，甚至作爲內戰物資的來源，而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又是造成人民兩大災害的原因。

## 劫後廣西，處處荒涼

### 賣兒賣郎，還要徵糧

羅寞佑

無情的戰爭，推毀了廣西整個的軀幹，恐怖的災難，銷沉了廣西的人心。每一個人都給一塊石頭重重的壓在心上，每一寸土地都滴洒着辛酸的眼淚，四百萬隻饑餓的眼睛滿載着哀痛、死亡、貧困，現在猛於暴虎的田賦徵實又來了，重重疊疊的綑綁着這些肚皮裏只有一把草根樹皮的人們。

### 肚餓難熬

#### 災民賣兒

首先，請看看廣西人民的苦狀吧：你若在街上走，到處發現着插着草標賣兒鬻女的悲劇，成行成列的擺在街頭，只要一百五十斤穀子，你便會愜意地帶走一條饑餓的「靈魂」。

饑民餓得半死了，往往跑到善後救濟總署的米船上去用手指挖開米包裝，偷到三兩五兩，因此遭受警察們的老拳。救濟麵粉入倉「收儲」的時候，饑民們成羣的用竹片括着袋外的粉屑，也給狠狠的挨了一頓，等到米入了倉，麵粉也入了倉的時候，饑民們便只好望穿秋水了。田野外種的芋頭，薯薯，種籽還沒有發芽，早就被挖個一空，有一個「雅賊」挖了一片畝地的薯種後，還在地上留下一張

紙條：「明知種籽偷不得，可憐肚餓實難捱」十四個字。

據統計全省災民最小的縣份也有三萬人，最多的竟至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農村高利貸因災荒之來而更形猖獗。今年饑荒時期，賀縣、平樂、荔浦等地農民賣青苗一擔，只值九千元，而當時米價却在五萬以上，相差竟達四萬元左右！

### 政府徵實

#### 官家囤糧

一方面是無比的苦痛，一方面是無上的黑暗，大官小吏，拚命的囤積，放肆的搜括，下焉者小如一個桂林市的苦力工會常務理事，也居然搜括了三千萬元的腰包，一個區長也括了幾百萬元的平價米，而農民却過着災荒饑餓的日子！

災荒未過，而徵實徵借已決定提早一個月了，即自九月起開始徵收，今年桂省徵實額二百萬擔，徵借一百萬擔，另附徵公糧六十萬擔，共為三千六十六萬擔，湘桂大撤退前之三十二年，徵實徵借額為三百二十萬擔，戰亂災荒的今年，所減不多，地方各界，均認為難於負擔。核計今年桂省田賦每元須徵穀七十五斤，實在是太大了。

### 苛捐雜稅

#### 人民斷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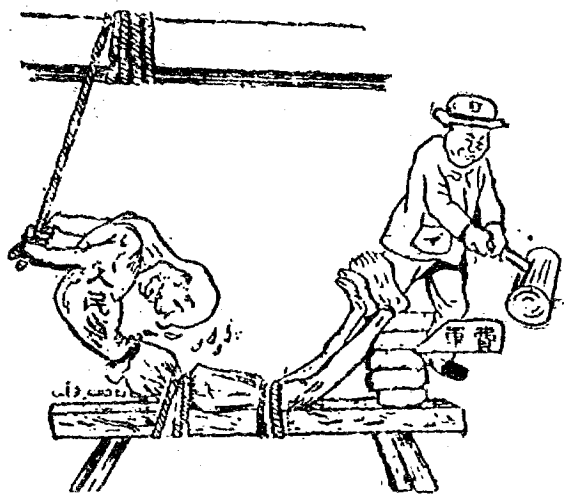
除了田賦公糧以外，還有一條一條的藤繩，緊緊的纏繞着廣西人的心房。財政收支系統改訂後，



廣西全省預算歲入原爲三十億元，而歲出却爲八十億元，總計不敷五十億元，這五十億元那裏來呢？自然，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三步離不了一個『稅』字，而現在差不多每一縣的稅收名目多得不成樣子。田賦，公糧而外，有富力捐、軍糧、自衛隊捐、警備捐、屠宰稅、菸酒牌照稅、飲食店稅、衛生附加稅、使用牌照稅、公秤費、攤位捐，……還有不知多少的臨時派捐，真是無物不捐，無捐不重，花樣繁多，未能盡述，更加上五十億元，全省一千四百六十餘萬便佔了五百一十五萬『候補餓殍』的饑民，要榨出腸，榨出臟了。

# 河南民謠

不怕風來不怕雨，  
只怕糧警下鄉里，  
鎖押上刑不算苦，  
跟吃跟繳遭不起！



# 災疫重，催糧急，河南人民活不了！

——記集體自殺慘狀

陳 紋

河南是個貧瘠的省份，在抗戰第二年六月間，國民黨軍隊在中牟縣的趙口和鄭州的花園決了口，二十個縣城成了氾區，毫無防備的居民，逃避不及，三十二萬多人被那茫茫洪流淹斃了，田舍房屋，都葬在澤國裏。僥倖逃出的難民，沒人管，無衣，無食，餐風露宿，荒草黃沙裏，到處都是狼籍的屍，飛鳥和野狗，在爭食着這些無辜屍首。一百七十萬災民在苦難中熬煎着，六百五十萬畝良田成了泥沼。那些可憐的災民，因為不能生產，而又不能求生，所以他們不得不用含毒的野菜和觀音粉充饑，草根樹皮，都成了他們主要的食品。因而面目浮腫，肌膚綻裂，便秘脫肛，伏地狂叫的慘象，在氾區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郟陵，扶溝，尉氏，洧川一帶的婦孺們，因為要隨時匍匐便溺，所以也不顧羞恥，索性就穿着露襠褲子；更有些人互相用細枝從肛門中挖出乾糞，以免肚脹，至於引着自己的女兒到外鄉賣淫度日的，那更是不能以數計。

從三十一年起又遭受其餘四種災難：旱、雹、蝗、疫，……人民生活慘痛。現在抗戰勝利了，但在今年春夏五災齊至，災患越發深重。豫南正當種籽發芽時，淫雨連綿，秋收無望，豫北則赤日炎炎，田土龜裂。內鄉，鎮平，鄧縣，浙川等縣在二麥將要登場時，天下大雹，最重的有十二斤。蝗災飛

過二十餘縣，麥子的收入僅及五成。……這些還不算，而使河南老百姓負擔最重的是駐在七十八萬中決軍和三十三萬的地方軍，政府只按三十八萬配糧，其餘的七十一萬，任他們在地方上自由謀食。河南的人民哭訴着：『吃一碗薄粥，要給大兵搶去一半。』柴草，菜蔬，用具，都徵發光了。

攤糧和徵糧的命令，滿村飛舞。河南在抗戰期間曾經徵收實物，將省縣附加一律作爲正稅配賦，數目驚人。勝利以後，中央會命令停徵一年，但是七十萬的軍隊沒有離開河南一步，爲了防禦共軍，且日有增加。我們舉淇縣來說，方圓不足五十里，人口只有七萬多，最近因爲地近共區，忽然大軍雲集，每天徵糧、徵草，除正當攤派公教團警公糧，和代各部隊半價徵購公糧不算外，僅僅替各部隊無價徵購各項，計有豆麥麵，共爲二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斤，麩料柴草共爲九百六十八萬七百六十八斤。現在拿麥收的全數，還不足應付徵派的半數，淇縣的人民，實在活不下去了，他們情願任田地空着，大家餓死。……

在河南農民們拿出了糧食以後，還要當牛馬去給官方運輸。一切搬繳都要他們負擔。下級的徵收人員用大斗來量，並且用風車打得一塵不染，尤其對遠道來的農民，常常勒索賄賂，人民爲了避免往返挑送只得忍受，因此。往往是送一斗賠一斗，南陽人民常須用牛車將糧送至洛陽，往往去時是牛拖車，回來是車拖牛，甚至連人也死掉。

六月中旬，田賦又要徵實的消息傳到了河南，每畝要實收五斗五升。多少人痛罵，頓足、憤恨。從佃農，自耕農，一直到中大地主。河南省在徵糧榜上被填了四百二十萬石，據大略的估計，就是全年的麥收一齊給它們，還抵不上這個數目的一半。鄉村裏從六月下半月起，家家恐慌了，除了保甲長和徵糧人員以外，沒有一個人不憂愁不痛罵的。人民也從當中牽涉到了時局，他們開始咒詛那些帶兵

的中央大官，婦女孩子們也在發疑問了：「爲什麼養了那些兵打共產黨？」鄉間的老百姓對於八路軍有了一種好感，像神話一樣的流傳着英勇的故事；彷彿他們成了理想中的救星。

河南的人民在兵禍天災的夾擊中站起來說話了。推舉了地方名紳張鳴烈，旨蘊儒，李宏毅，組織了豫災呼籲代表團，他們帶了全河南老百姓的痛苦向國民政府痛切陳辭，要求收回徵實的成命。當他們離汴赴京的時候，多少隻淚眼望着他們，希望能够使河南的人民安全的生活下去……

但是當代表回來的時候，民衆怒吼了！

代表們說述的經過情形，永遠牢記在河南人民的心上，連小孩子也記得清楚了：當代表團去謁見糧食部大官徐堪的時候，徐氏因赴政院開會，臨時選派龐次長松舟接見。代表們遍述河南慘象，大家的眼淚也下來了，龐氏沒有什麼表示，各代表要求親見徐部長，這時部長正由政院回來。也推說疲倦得很，拒不見面。後來又說：「開會剛了，肚子餓，要吃點心。」於是仍舊龐次長續談，各代表認爲不滿意，說河南數百萬難民，都在饑餓中，務請徐部長接見。代表立在部長門口等候，決定不見不走，徐部長沒法，開門叫他們進去，代表們站着。部長坐在沙發椅上不耐煩的說：「河南情形，我很清楚，代你們轉給蔣主席好了。」

代表們流着眼淚走了出來，一直走回河南。

現在河南的徵實工作在積極進行，已經十萬火急了。許多慘不忍聞的事情接踵而至，大堡的農民在俄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去搶劫停泊在該地的軍米船，結果給負責押船的士兵當場擊斃了三個人，發現在彈穿腹部的，有草屑隨着血流出來，兵士把他的肚皮剖開，裏面沒有一粒飯，全是青草和草根。在安陽韓陵鄉艾亭村一個名叫李金聲的，今年總共收了七十石麥，可是國民黨要派他九十石，他忠忠

實實把所收的麥子完全繳出以後，家裏斷炊了，全家十二口在絕望中，集體自殺。濟生鄉第十五保張暮村五甲四戶，一位四十七歲的寡婦，她把麥子全部繳出以後，還差一半，沒有辦法，用一根繩子，一頭繫住自己的頸項，一頭繫住剛十歲的孤兒，母子同時自縊死了。保長常順也因催糧不易，目覩心傷，亦投井而死。人民憎恨國民黨遠比鬼子爲甚。……但人民不是不反抗的，汲縣的人民爲了防止軍隊的勒索，他們將大門堵塞起來，在屋子的側牆上開個小洞，白天用偽裝罩起來，晚上偷出來找東西吃。外面看沒有人了，而實際上饑餓的動物還潛伏在痛苦中。淇縣的佃戶和地主喊出了『不要田，不徵糧』的口號，他們把田地都捐給了縣黨部，『讓你們去種吧！』情願無田無糧，大家活活的同歸於盡……

怒火在升，人民的鐘在響了。

## 河北人民骨一副

### 荒瘠上面也徵糧

宋商

河北的徵實自七月一日起開始了，爲了供給華北中央軍的軍糧，不得不提早實現。河北是貧瘠的省份，歷年遭受敵僞搜括已剩一副枯骨了。勝利以後，想不到還遭遇更殘酷的徵借。

徵借的數量超過老百姓平日收穫的三分之一，每畝徵額四斤，徵借四斤，帶徵公糧一斤，預征三十六年度田糧十斤，總計每畝即達公糧十九斤。除了徵借以外，在每一個鄉鎮裏，都有自衛團的組織，自衛團的給養、裝備、制服完全由鄉村的住家負擔，一般人家的壯丁都不肯當隊員，所以縣政府規定凡是出了的人先給十三石米。一個隊員發一枝槍，在平常，一枝槍的價值不過二十萬元，但是鄉長從中舞弊，每枝要報百萬元。另外還要加上制服費，鄉間的住家實在負擔不了。一個村莊住有人家三百戶，要徵自衛隊二十人，每人十三石米，一共就是二百六十石；二十枝槍，每枝一百萬元，又是兩千萬元，每石米按五萬元計算，二百六十石就是一千三百萬。此外還有制服費，總計二十個人的自衛隊成立起來就要三千五百萬元，每一家的負擔就要十萬；這還是小事，主要的是平日的給養負擔更大。住在鎮子上的自衛隊，因爲吃的壞，所以要常常下鄉「巡邏」，每到一個鄉村，就要那個鄉村預備肉菜、烙餅、燒茶水，萬一招待不好，隊員尋點錯，鄉下人就受不了。

同時，據說河北省政府的經費七月份便虧欠二萬萬八千萬元，這些錢都要往老百姓身上括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一些填鄉長們都發了財，從前是個窮光蛋，現在買地又蓋房子，有許多人不惜出資幾十萬幾百萬買一個鄉長的職位。

河北人民是極力反對徵實的，津東一農民頃投函大公報稱：「二斤小麥的地方攤派剛剛繳過，現在又要九斤了，只就我們可耕地來算，麥子才佔四分之一，現在要我們還拿出其餘四分之三，種雜糧田地的小麥，每畝就合四十四斤了，難道政府就一點都不給我們留嗎？」又說：「政府用一筆廢紙，換取民間物資，早已使民生凋蔽，經濟枯竭，現在還要向大多數生活在水平線下待斃的貧農小農徵實徵借，因此貧困如我者，只有死路一條」，最後並問「無力納糧，當判何罪，坐牢幾年？」

這是代表河北千萬農民之一的慘痛的呼籲！



# 老天蒼蒼野茫茫

## 荒原綏西徵急糧

變

綏西——這被人遺忘的一角，一向是負着「黃河百害，惟富一套」的盛名，在一個陌生人的想像中，是一幅多麼美妙的圖畫。「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僅僅二十七個字，就道出了這塊地方的地形和人民的經濟生活。的確，在民國初年到十七年，這裏的人民生活是富裕的。水災，旱災雖然在發生，可是憑藉他們祖先留下來的方法和組織，災荒並沒有過分難爲他們。

抗戰開始了，綏包相繼淪入敵手，這裏的人民沒有猶豫，讓自己的肚子勒緊了，把節省下來的糧食送到前方去。因爲敵人的飛機整天在他們頭上飛，使他們領悟到，亡國的日子不會比現在好過；所以以八萬農民的彈丸之地，負擔了三十萬軍隊的軍糧，每個農人平均擔負四個兵士，支持了八年，獨當了西北一面。

河套人爲了爭取國家的生存，自由、平等，把自己的口糧，送給了軍隊，把自己的兒子捐給了國家。他們不希望別的，只希望能有一天不再打仗。那時候，肚子可以吃飽；宰了自己的羊，可以穿羊皮過冬；羊肉吃了能够暖肚。他們不敢奢望，有人來替他們改善生活：吃牛奶、麵包、水果，更不知

道有洋房、汽車、來供他們享受。

所謂「勝利」終於來到了，老百姓不懂這兩個字的意義，只知道不再打仗了。軍隊一批一批的向東開，他們曉得這不是騙人，軍隊走了，糧可以不再送出去；羊皮可以留著自己穿。然而會幾何時糧官又捲土重來，帶著武裝的隊伍下鄉壓收。爲了交軍糧，人民不得不把土地出售；對象不是商人，而是軍官，軍官種地是無本淨（盡）利的事情。耕種不需要僱人，只要派幾個士兵就成。種好，驢馬都可以由部隊中暫時借過來（其實只要一道命令就成），到年底，徵糧的文官，抗不過帶兵的武官；槍桿壓倒了筆桿，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所配的糧再加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鄉長是行政最下級的基層幹部，也是真正的親民之官。糧由他的手中徵：官方用徵糧的多少來作爲考績，鄉保長沒有巧妙的辦法，只有讓老百姓的褲腰帶盡可能地勒緊。不管你怎樣要法，只要拿出糧來就是好幹部。在深深的河溝裏面把一個繳不出糧來的老百姓，扔進去撈出來。幾百斤重的石磨可以壓到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爲了什麼？爲了糧。要糧方法的新奇殘忍是出人意料的。你繳不出糧來，就派幾十名壯丁（當地抽的）到你家中去吃。吃的不算數，應繳的糧顆粒不能少。幹部爲了考核成績，只有在老百姓身上下功夫。不然成績不好，官位失掉，誰能替鄉長負責呢？糧一車一車（兩輪牛車）送到官倉去。又一審一審（捆土成方圓各種形狀）發了霉，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上吊，跳井，揭竿而去刮野鬼（當土匪）。

在綏遠，十三歲的女孩子沒有褲子穿，（參政會綏籍參政員亦提過）舊曆年底，壯年人根本看不到。五十歲的老頭子被拉去築壩修路去了，剩下的是老太婆和年青的婦女。綏遠的田地，真正做到

了杜甫所謂「禾生塊畝無東西」的地步。同時「石壕吏」和「兵車行」在這裏已經上演過千萬次了。

最近函綏渠河，氾濫成災，也聽不見政府有什麼說法。大概在內戰砲聲整天價響的時候，大人物都在忙，邊陲之地，化外之民，即使到了「哀鴻遍野餓殍載途」的境界，也無害於江左的「昇平世界」呢。

（轉載文滙報八月十五日通訊欄）

## 四川民謠

(一)

莊稼是豆腐，  
 昨天割肢股，  
 今天刮胸脯，  
 復天骨一副。

(二)

小麥剛上倉，  
 秧苗快金黃，  
 稻稈未成堆，  
 穀子就搶光。



可憐四川產糧地

年年逼徵千萬石

老 貢

## 佈 告

四川田糧處令各縣

田賦徵實四項緊急辦法如下

(一)各縣田賦開徵後，縣府××糧處，應按照糧柱大小分別規定完納期間，一面××及兩司法機關備查，一面令飭各鄉鎮公所督飭各鄉鎮長，指派警丁挨戶輪番督促，以繳清爲止。其在火柱完納期間，各小柱糧戶亦應同時上納，不得藉詞限期未到，故意抗延。(二)地方公教人員，應完糧食，應與大糧同時首先完納，以資倡導，違即由縣府處查明，其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學校服務之銜名，分別呈報或逕行撤職勒追。(三)各大小糧柱糧戶，如不遵照規定限期完納者，鄉鎮公所得先行留所督促繳納，違即報由縣府處傳案追繳，經傳追後仍未繳納者，即送司法機關強制提取其收益或其他資金，或拍賣欠賦土地及其定着物標價抵繳。(四)各縣如有聚眾頑抗縣府處刁難制止者，應報請各該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督糧委員會從嚴究辦。

## 為什麼又要徵實了？

又要徵糧的消息，傳到四川後，弄得萬民憤慨；勝利剛剛結束，蔣委員長親自發表明令，各省市准於免徵一年。爲什麼現在又要徵實了，抗戰八年中，川人出入出糧最多，那時候是爲了復興國家，農民是忍著苦獻出了他們的糧食，現在國仗打完了，爲什麼還要強徵一千三百萬擔的糧食？

四川鄉村學校同學會，在致參議會書開頭就說：

「抗戰八年，吾川負擔獨多，勝利來臨，正需休養生息；乃政府昨方明令免賦，今又宣佈徵實，朝令夕改，食言自肥，毀信用，損尊嚴，將何以維國家綱紀？此吾人所以堅決反對徵實者一也。徵實乃中古落後租稅，弊釐滋多，管理維難，大進小出，冒斗浮收，雜沙滲水，沉船盜糧，再加鼠蝕倉耗及糧部龐大開支，人民損失嚴重，政府所得無幾，此吾人所以堅決反對徵實者二也。吾川原非富裕，八年之征兵征糧，已凋蔽窮竭，邊境不安，今再徵實是逼民挺而走險，殆全川糜爛，必非國家之福，此吾人所以堅決反對徵實者三也。」

「頓川救國」，苟媬澤而漁，殺雞取卵，川已不存，國從何救？今日局勢如斯，四川凋蔽如斯，若政府必欲徵實，誠恐演成慘變，陷國家於危亂……」

重慶近郊的農民，反應也是一樣，有個六十歲的老農曾經對下鄉去的記者說：

「民國時代不如滿清了，當時皇帝說的話要算話，金口（皇帝口）不隨便開，現在世道不同了，委員長早就說免四川的糧，說念到四川老百姓的辛苦，當時我們歡喜得很。前天我的兒子趕場回來說還是要徵糧，是爲了打內戰；我的天，話是從嘴裏說出來的，當家人那能够隨便說，委員長是全國的

當家人，說了的話硬不算數……我們硬是不完，無糧可完，看他們搞個啥子事出來！」

### 川東川北，災荒累累！

一般人對於四川的解釋是生產豐富，糧食吃不完，物資用不盡。事實上四川可耕之地的總面積才有一萬萬二千餘萬畝。而全省人口就有七千多萬，只能自給自足。由於川省田地大都是屬於邱陵地帶，出產不豐，今年有很多地方遭受旱災，像樂山的受旱耕田有三萬畝之多，饑民載道，耕田龜裂，同時今年的春荒也是令人咋舌的。川東的巫山、奉節、開縣、川地的營山、廣元、劍閣、梓潼；川南的高縣、慶符、犍爲、夾江；川西的蘆竹、彭縣、蒲江等縣份，都鬧春災。今年四川的災不但普遍，而且還有往常沒有的災，如平武、永川、安岳的水災，如開縣、璧山、銅梁、永川的蝗災，如華陽等地的雹災。這證明了今年四川農村生產的贖蔽，實在再也經不起過重的負擔了！

### 『穀賤傷農』連還債還不夠！

四川中部盆地今年收成尚好。國民黨中央社幾次三番說川省今年豐收，糧食無虞，因此，可以大力開斧的徵糧了，而實際上，是『穀賤傷農』，農民負債累累，就是拿這幾撥穀一齊還給債主，還嫌少，那裏還能被徵呢？

穀賤傷農的危機極大：第一是穀子賣不起價錢，第二是人工太貴，其結果就是本錢花得多，而穀價太便宜。這種危機不但威脅着一般的佃農，而且也威脅着在農村中數目相當廣大的中小地主。

舉個實例來說吧：重慶附近的穀價在今年上半年三四月間，最高時達到三萬多元一老石，如今跌

到一萬三四千元一石，但一般的物價不但沒有相對地下降，而且是繼續上漲。一般的鄉下人都是在割肉醫癢的辦法下掙扎，上年的負債總希望秋收時來償還。在這裏，農人們（特別是貧農）却正遭受着難言之痛，在上半年悠長的日子裏靠着借別人昂貴的穀子或高利的款子來整地插秧，維持生活，却又不能不忍痛在穀價低落的秋收時候賤價賣穀來償還別人。眼看着終年辛勞而換取的豐收，都變成地主們的租穀，債主們的利息，和應該支付別人的相當高額の工資。剩下來的是只是辛勞的日子。重慶近郊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王林帶着一家老少耕種了三十石田。自己忙不過來，以一年十二萬元的代價請了一位長工，今年三十石田的收成打到二十七石，不能不算豐收的年成。除了上糧納捐，餘不到二十石，按市價折合所得的只有二十四萬元，其中半數付作長工的工資，另一半應付不了種籽，肥料和全年一家大小吃和用，結果他不能不背上了月息大二分的拾萬元的高利貸。

另一家佃農的例子更顯明：佃了二十石田種的李朝喜，一年的辛勞換來了十六石黃穀。他要按租約的規定繳給老闆十一石二斗。下餘的四石八斗賣不到六萬元。三分之一付作農忙時所請的短工的工資，剩下的不到四萬元，才是他辛勤了一年的報償，無法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他只好也乞憐於高利貸。

在旱荒與「穀賤傷農」下的四川農村已是疲倦不堪，而微糧的命令又來了。徵實總數竟達一千零三十五萬市石。參議會在全省人士的沸議下面開會了。出席者一百三十餘人，大聲疾呼，反對徵實，請中央切實顧全川省全年豁免田賦的諾言，但是在第二次名叫「臨時集會」上却充滿了「擁護國軍」、「國家至上」的聲音，這個會是由留蓉各參議員與川省黨政人員合辦的。在「民意」下而否定了第一次會議的決議。



川省人民是反對這種御用決定的，留滬各大學的四川同學會，各地川省同鄉會都聯名致電川省參議會反對這種措置，但是沒有用，徹實的命令，日緊一日，已決定在九月十五日如期開徵了。

### 抓丁供糧，慘絕人寰！

再有就是抓丁，和隨時隨地供給軍糧！四川農村到處千孔百瘡，川中大軍北調，所經過的地方，拉伕出糧，難於應付，例如從重慶附近調赴城口萬源轉赴陝南前線的國民黨一師，前前後後在路上走了一個月。這些開去打內戰的軍隊，所經過的縣鎮地方，即強迫縣政府和鄉鎮公所要民伕，要軍糧，並碰到壯丁就抓去當兵，補充不願去打內戰而逃跑的名額，充實軍力，差不多有一個星期的時間，鄉下人就不敢進城，也不敢上鎮趕集。縣政府、鄉鎮公所在奉到十四軍的軍令後，就命令每保出民伕二人，軍糧若干，交不出民伕的，就出錢去買。農人都被迫把莊稼荒蕪下來了，在烈日炎夏天去供好戰份子的驅使。若有『違抗』的就要在這即屆秋收的農忙時以『軍法』處置，沒有一個老百姓，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話，敢哼一聲！

還有的強拉民伕，運送積糧，弄得農民們千里奔波，四川墊江縣興隆鄉第六保一農民名張文田，七月中旬被徵運送軍糧，當時適因久晴得雨，要搶着耕田，請求緩送，糧政當局注意考績，不准許請，並且令各鄉限期趕運，文田無法，乃遵令送至長壽，又被接收人員多方留難，致往返費時達十日之久，他返里後，田中著水竟被人偷放，田土乾裂，已無法插秧，而鄰近居民，多已栽插殆盡，他持刀自殺，母邱氏年近古稀，見子慘死，既苦埋葬無力，又憂生活無靠，亦懸梁自盡，慘酷無過於此。

同時堆積在宜昌的軍糧尚有六萬噸。這六萬噸是用多少人力從川省的每個鄉村裏運去的，這裏

又包含了多少滲痛的故事啦！

在徽實的逼迫下面，農民們焦迫之至。大地主大糧戶都利用政治關係不繳糧，真繳穀的只有朝裏無人的農民了。本年七月間墊江興隆鄉第六保居民文田母子，曾經因繳不了穀而自殺了；這是血淋淋的事實。保甲長，糧官大都又整裝上任了，『當官不如從糧，從糧不如當倉』，大官的好日子又到了。

在這些日子，川中盜匪盛行，單是巴縣城內不下數十起，農民在沒法下面『落草』了，這是大的危機。在這種情形下，廣大的人民起來了，人民反徽實的情緒十分高漲。

川中的農民也起來說話了，他們說：『我們硬不完糧，看他們做啥子，殺也由他，關也由他，一句話，我們要生活！』

## 糧官舞弊内幕

未名

『明取』、『暗吞』不算數

『偷龍』、『轉鳳』見文章

說起『田賦徵實』的弊端，我們不得不驚佩糧官的聰明和才智，有『明取』、『暗吞』、『偷龍』、『轉鳳』、『改頭』、『換面』……種種花樣。記者曾向一個曾爲糧官，而現在洗手不幹的朋友，請教糧官舞弊的『訣竅』，使記者頓開『茅塞』。

糧官舞弊法，最普通的是『大小出』法，用老斗量進，以市斗付出，老斗和市斗每斗相差要有一升米，糧官仗老斗的掩護，可以穩得一成，祇怪我們的度量衡制改革得太不徹底，今日窮鄉僻壤，用老斗者比比皆是，糧官解說法令，又有許多巧妙。輔助『老斗』、『市斗』的辦法外，又有『碰斗』、『插實』和『浮刮』。『碰斗』是將量米時的斗碰一下，米的容積總過一碰，就會縮小一點。『插實』是用四個手指在斗傅插上下，米就縮了進去，『浮刮』是將刮斗的木棍浮浮一刮，浮浮一刮，米就仍舊在斗上，經過這三道手續，一斗米難有不被量成九升的，配合這『碰斗』、『插實』、『浮刮』的收入，又有付出時的『斜量』、『速傾』和『狠刮』了。斜斜的量出，快快地倒出，狠狠地刮一下，

一斗米付出時可以增加一斗一升或二升的數目。如此做來，糧官們一轉手間就撈上一個二成頭了。

單吃這個「明」的二成頭，糧官是不夠開銷的，他們還得「偷天」、「換日」，用最低劣的米來換好米，狼心一點的再摻上泥、砂、石粒、稗子，穀殼，發到公糧的人時常會收到滿是稗子，穀殼，泥砂，石粒等的稻米。最狠心的又替公糧上加上了水一泡，水泡過的米分量重了，體積增加了，經過「加水」的米，普通一斗可以變成一斗一升和一斗二升，這樣好的賺頭，無怪糧官們要試試，而公家發出來的「公糧」，什九也要變成「霉米」、「爛米」了。

糧官們是官，對於鄉下人總要挑別挑別的。他們藉口繳來的糧屯久了總要霉要爛，所以徵收公糧要揀頂乾頂好的收，否則負不起責任，而「乾」和「好」的標準，却永遠沒有限度，除非農民自認低價「貼稅」附收，以低價來折合，外加「損耗」才得收倉，農民老遠的從幾十里路以外把米挑來當然花不起第二次來的盤費，領教了官兒們的顏色，祇能忍痛一時，支付一筆額外的小費，這筆開銷更是攤負不起啊！請交點收「上倉」，否則就誤一、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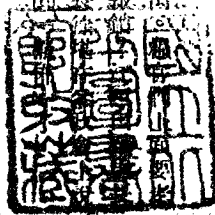
糧官把穀米上了倉，開始做「蟲耗」、「鼠蝕」的報告表，還要做雇工「翻晒積穀」的點工單，偽造糧令詐取軍米，或者說報糧穀被竊，被焚……以至被老鼠完全吃飽……報告表造得越勁，糧官的口袋就越肥，糧官的心裏，最好能夠將米糧報銷完結，至於來領糧的，不妨藉口拖欠，推諉，說是「沒有了」，「沒有到」，「還沒有來」。有一部份糧官把積糧變賣了，拿出來放高利貸，目前的高利貸，祇要三個月就到本了。有些糧官趕忙運輸糧米的民伕口糧，說報鉅額的運輸費和運輸損耗，「蟲耗」、「鼠蝕」的米經過報銷以後，又以「好米」的姿態在米倉中出現，來回循環報銷，漸漸蠶食了所有的存米。

有些糧官手段更巧妙了，他們說：『倉庫太壞了，應該修理』。因此報了一批『修理費』，但是倉庫並沒有修理好，雨水滲進了倉庫，所以又要報一批『霉米』和『爛米』，而『霉米』和『爛米』又以好米的姿態發給了公務人員和小學教員，公務人員和小學教員如果拒絕收受，那就乾脆不發了。各機關到倉庫裏去領米，也得看『本領』如何，一個沒有『本領』的機關事務員可以連跑十次領不到米，雖然你的領米單上也蓋着關防和圖章，但是不發還是不發，糧官們有各色各樣的藉口，你又有什麼用呢？

『微實』舞弊，真是千變萬化，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白米變黑米，祇要眨眨眼。根據浙江省法院受理的糧政貪污案件的統計，舞弊方法，見於官方報導的有『侵佔賦穀』；『保管賦穀圖利』；『徵收積穀圖利』；『加工餘米圖利』；『姓扣口糧』；『侵佔餘米』；『偽造保管法』；『利用職權詐財』；『利用積穀牟利』；『優佔保管穀』；『虛報蟲耗鼠蝕』；『虛報翻曬費』，『強買軍米』；……真是數不勝數。

糧官辦事有時間，過時不候，而老百姓到時不納糧，便要受『拘押』的處分。浙江有農民從家裏挑米出來，跑了二天路，在倉庫門口接收徵糧的糧官們自己定了標準，不照他們的規矩，農民就休想完成他們的『義務』。

據說有些地方，想得到『糧官』的位置，頗要化點錢，一任糧官，腰纏累萬，『四要』敬，旁邊要交際，肥缺當前，開銷當然也很大，不從糧上想辦法，這筆錢向那裏覓錢？自發，這祇怪他自己太不會刮地皮了。糧官有了錢，便可萬事如意。從前糧食部長及糧政接收時，曾有『好人不上糧食部來』的話，於是蚩蚩小民，便只有聽糧官的



# 蔣管區農村實錄

著者 芷石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 二元〇〇元

國民卅七年三月初版 3000佳

#50

441010

441010



蔣管區農村實錄

1948年3月初版 一冊，3000。

定價：200元